

「笑」的真面目

杜忠誥

—

目前海峽兩岸的簡化字與繁體字兩套文字系統，「笑」字的構形同樣由「竹」、「夭」兩部分組成。表面看來，此字的形體構成好像不成問題，然而，在清代的四大文字學家，對於這個「笑」字的構形，看法並不一致，有認為是「從竹從夭」的，如桂馥的《說文解字義證》和王筠的《說文句讀》；有認為應「從竹從犬」構形的，如段玉裁的《說文解字注》和朱駿聲的《說文通訓定聲》。各有主張，莫衷一是。民國以來的兩岸通用文字，也只不過是從中二選一罷了。

語言文字的運用，基本都是出於「約定俗成」，只要「約定」明確，彼此傳達情意不致引生誤解，哪怕是錯誤的「約定」也無妨。不過，這是就實用的角度上說，假若站在學術研究的角度上看問題，那就非得弄個水落石出不可。

談論漢字形體，歷來學者大抵都奉東漢許慎「說文解字」一書為圭臬。自從清末殷墟甲骨文字發掘，以及此後地下古文字資料的不斷出土，學術界以《說文解字》定於一尊的局面已經有所改觀。就《說文》系統的傳承而言，「笑」字有「從竹從夭」和「從竹從犬」的兩種寫法，並不始於清代，早在唐代就有了。成書於開成二年(837A.D.)的唐玄度《新加九經字樣》，這是當時的一部異體字典，在竹部下就同時收錄「笑」、「笑」兩形，孰為正形，已難分曉。

北宋初年，徐鉉注《說文》時，正文裡頭並沒有「笑」字，這個「笑」字，被收錄在卷後的「新附」中，字下注明資料來源，說是採用孫愐在「唐韻」書中所引《說文》「喜也，從竹從犬」的說法；又說，李陽冰刊定《說文》，則作「從竹從夭」，並解釋「從夭」之意為「竹得風，其體夭屈，如人之笑」。孰是孰非？徐鉉自己都無法判定，最後只好兩說並存，用「未知其審」，以不了了之的方式暫結此案。

古文字從「夭」與從「犬」，在文義上並無互通之理，故兩者都對是絕

無可能的。那麼，究竟是《唐韻》的說法對呢？還是李陽冰的說法對？抑或兩者都不對？在「笑」字的本尊(形體)未能明白確定以前，這樁千古聚訟的公案，便永難裁斷。

二

在甲骨文和金文裡，尚未發現有「笑」字的用例。但近幾十年來，地下出土了為數可觀的竹、木簡牘及帛書，這些都是前人第一手的墨跡文字資料，其中不乏漢字由象形意味濃厚的篆書，向純粹抽象符號化的隸書演變的過渡性字體，對於探索漢字形體的發展演化及其訛變過程，提供了不少關鍵環節與證據，對於漢字形體發展演變真相的釐清大有助益。

關於「笑」字的構形，本文搜集了二十幾個字例，編成一個「笑字形體演化表」，除了前頭兩例是不同版本的《說文》字例外，其餘全都依照時代先後次序排列。這些字例，時代早於許慎《說文解字》成書以前的有九個，其中包瓜四種材料：3至6號為第一種，這四例是一九九五年出土的戰國中期《郭店楚墓竹簡》簡文，也是年代最早的「笑」字用例；7號為第二種，是秦代麻布書，8至10號為第三種，是西漢早期時代的馬王堆帛書，11號為第四種，是時代同屬於西漢，而年代比馬王堆帛書稍晚的山東臨沂銀雀山竹簡。這些字例的書寫年代，都是許慎《說文》成書前兩百年以上的地下出土墨跡資料，儘管3至6號的楚系文字寫法，跟7至11號的秦系文字(漢文字與秦文字同屬一個系統)的寫法，體勢稍有不同，但都尚未隸變，文字仍舊保存古篆形體。所有「笑」字，全都寫作「從犬從艸」，沒有一個例外。即使制作年代在《說文》成書半個世紀後的「熹平石經·易經」的「笑」字用例(表~13)，也仍然保存著自戰國時代以來一脈相承「從犬從艸」的古形。

從這些地下第一手資料構形的一致性，足可證明「從犬從艸」會意的「笑」字，才是「笑」字的本尊真面目。

後來，在晉代「皇帝三臨辟雍碑」裡，碑文的書寫者或因一時筆誤，或因對於「笑」字的正確寫法已淆混不清，漏寫了橫畫右上方的一點，竟將「笑」字下面的「犬」旁誤寫作「大」。若再把字上的「艸」頭簡寫作兩點一橫的「艹」，便跟12號「敦煌漢簡」字例上部的形體結構沒有兩樣。至於4號「王政碑」的「咲」字形體，則是「敦煌漢簡」字例的訛形另加「口」旁而成。若非從

「艸」(草字的初文)從「犬」的「笑」字本形之大量出土，我們實在難以想像，為何「咲」字會是「從竹從夭」的「笑」字的異體字呢？

三

「笑」字的本形，既已確實證知為「從犬從艸」會意，接下來的問題是：從「艸」從「犬」，如何「會」得出「笑」字的「意」來呢？狗與草到底具有怎樣的密切關係？

爲了探討「笑」字的造字初義，筆者曾向既是棒球國手，又是養狗專家的朋友——林華章教授請教，他幾乎不假思索地應聲答說：「狗一碰到草地，就喜樂戲耍，歡快無比。」還記得年少時在鄉間所見景況，似乎也確實如此。這跟孫愐《唐韻》所引《說文》，及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所引《字林》，都用「喜也」來解釋「笑」，應可得其會通。或許先人創造「笑」字，就以「狗遇草地而喜樂歡笑」作為本義。後來借「物情」以擬「人情」，才轉爲人類日用喜「笑」的專用字。

與「笑」字相對的「哭」字，原本也是借狗的嗥叫而造字，凡是動物（包含人類）的哀號，再沒有比狗的嗥叫聲還淒厲的了；又，狗的嗥叫聲喧囂無比，簡直吵死人了，故從「二口」會意。後來，卻移而專指人情上的「哭」。只是「哭」字命好，不像「笑」字形體遭遇不少的冤抑與坎坷罷了。

此外，14、16、20 及 21 號四例的「咲」字，從口從关，由碑文的上下文意上看，都可以確定是「笑」字，很明顯是「笑」的異體字。這個自後漢以來長期傳承行用的「咲」字，究竟因何而得以被視作與唐代正體「笑」字的異體呢？這事在心中存疑已久。後來檢閱《集韻》，在「笑」字條下，同時列有「咲」、「关」兩個異體重文，注云：「仙妙切，喜也。古作咲，或省。」一時靈光忽現，似乎一切問題自此豁然通解：原來「关」是「笑」字本形「笑」的訛變；而「咲」則是「关」字增添口旁的後起形聲字；「关」字上部的「艸」形，係由「艸」旁演化而來；下部的「大」，則是由「犬」旁漏寫右上方的一點形成，正與 15 號「皇帝三臨辟雍碑」的字例同形，可知其來有自。司馬光等所編《類篇》，不知「笑」、「咲」、「关」三個異體原是一字，竟分別拆放在「竹」、「口」兩部，實在是一大誤解。

至於其間形體演化訛變的過程，可得如下的推索：

𦍋_(a) → 𦍋_(b) → 𦍋_(c) → 𦍋_(d) → 𦍋_(e) → 𦍋_(f) → 𦍋_(g) → 𦍋_(h)

由 a 至 d 形，是由表中 7 至 11 號等早期字例，到 13 號「熹平石經」字例的演化過程，也正是「笑」字由篆書向隸書轉化的隸變過程。至於 3 至 6 號的「郭店楚簡」簡文字例，跟西土的秦系文字分屬於兩個不同的文字系統，遠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，便被廢棄不用，故楚簡在此只能作為「笑」字本形「從艸從犬」的旁證，在「笑」字的隸化過程中，楚簡字形似乎毫無插足的餘地。由此也略可窺知漢代文字承襲自西土秦系文字實況的一斑。

由 d 形的艸頭橫畫寫連，則成 e 形；e 的上面艸頭兩豎筆向上提縮，跟橫畫呈現相接而非相交的形狀，則成 f 形；漢字隸變後，「艸」頭往往變作「艸」形。當「犬」旁橫畫右上方的一點被略去，其中撇上端向上，跟由「艸」旁演變而來的「艸」形橫畫頂齊，則成 g 形，與「敦煌漢簡」「笑」（表~12）形近，這正是 26 號《類篇》所收的重文字例；由於「关」的形體，跟「送」、「朕」右旁同形，又與「矢」字形體接近。為恐引生混淆，乃另增「口」旁，則為 h 形。因為人在笑時，口必張開，故從口，這就是漢碑「咲」字形體的演化由來。唯有「從犬從艸」會意的「笑」字本形之出現，才使得這個從口從关的「咲」字作為「笑」字異體的謎底，有了被破解揭示的可能。

四

「笑」字「從犬從艸」的本形，既是如此明確，為何「從艸」竟會訛成「從竹」？「從犬」又何以會訛為「從夭」呢？這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形體部件的隸變演化問題，需要個別加以疏通。

漢字在長期通行傳寫使用中，由於實用書寫簡便快捷之要求，往往會因筆畫的連寫而引生點畫體勢形態的改變，加上傳寫者倉促間對於文字筆勢的誤解，很容易由筆勢上的小異而導致偏旁部首出現重大訛變的情形。如篆書從「竹」的字，閒閒書寫，可能寫作「𥵹」，也可能寫作「𥵹」；一旦為了趨急赴速，原本象下垂的竹葉，很可能因連筆書寫而展為左右的平勢（𥵹）。

再加上毛筆書寫工具的彈性提按作用，以及竹簡的幅寬過於狹小（0.5~1公分之間）之故，篆書從「竹」的字，到了漢代隸書時期往往訛為艸形（艸），如「等」字寫作「𦰩」、「節」字寫作「𦰪」等，不勝枚舉。在後來具有正字指標作用的字書，如《說文解字》、《玉篇》、《萬象名義》、《類篇》等，便各依編著者所需與所知，把隸變後的隸書或改寫為篆文，或改寫為楷書，一一予以「還原」。就在這一波波漫長的「還原」過程中，篆文原本從「竹」，因為隸化而訛作從「艸」的字，固然獲得了復歸「本尊」的機會。但也有極少數原本就從「艸」的字，由於本形已經淹晦不明，卻也在這一波波的「還原」浪潮下，被不明不白地予以「還原」，劃歸跟從「竹」構形諸字成為相同的族類，含屈忍辱，長期不得平反。「笑」字訛為「笑」，實際跟漢字發展史上的這個「還原」浪潮難脫瓜葛。

「從艸」訛為「從竹」，「笑」字並非孤例。類似的例子，如「等第」的「第」字，原本寫作從「艸」，今楷卻寫作從「竹」。在西漢時代的金文中，「第」字上頭沒有一個不從「艸」，後世字書寫作從「竹」，係從「艸」的誤解；又如厚薄的「薄」與主簿的「簿」，後世分為兩字，也全出於誤會。許書有「薄」字，而無「簿」字。標觀兩漢時代的父子資料中，只有從「艸」的「薄」字，從未看到從「竹」的「簿」字。不論是作「厚薄」的「薄」，或是「簿丞」的「簿」解，一律都寫作「艸」頭的「薄」字；再如「對答」的「答」，原本作「荅」。西漢以前古文字資料中，「對答」的「答」字，原本只寫作「合」，後來才假借《說文》訓「小禾（豆）」的「荅」字來取代。

由此可知，原本從「艸」而今楷寫作從「竹」的「第」、「簿」、「答」等字，它們的坎坷遭遇也跟「笑」字一樣，都與「從竹訛為從艸，從艸還原為從竹」的漢字「竹」、「艸」二部形體發展的歷史糾葛密切關係。

五

至於原本「從犬」的「笑」字，何以會訛為「從夭」，原因約有兩個：一是形近致誤。「犬」的篆文作「𤝵」，隸變後寫作「犬」；「夭」的篆文，依商、周古文字，本當作「𠂔」，或作「𠂕」，隸變後作「夭」，與「犬」形近易混，以致訛誤。一是聲化之故。儘管「笑」字的構形已經聚訟了幾百千年，但後世韻書對於此字的音切，或作「私妙切」，或作「仙妙切」；或作

「蘇弔切」，音嘯，去聲，擬音大致相近。因為所從的「夭」旁跟「笑」的讀音接近，具有一定的標音作用，故易於為後人所接受。

「聲化」是漢字發展過程中常見的現象，此類例子不少，如「廉恥」的「恥」字，原本「從心耳聲」，後來因為「心」的連筆快寫跟「止」的草寫法形體接近，「心」旁遂訛作「止」，「止」與「恥」音近，也具有一定的標音作用。又如「到」字，原本是「從人至」會意，因人旁在右，寫法與刀旁形近，《說文》竟訛作「從至刀聲」，刀、到音近。再如「疏」字右半原本從「流」，後來由於上點與下部中豎連寫成一直筆，遂訛為「束」形而寫作「疎」，「束」、「疏」讀音接近。這些字都是先經過形體的訛變，所變成的訛形偏旁，又跟本字聲音接近，常被誤作聲符看待，以其具有標音功能，故易於被接受而不疑有它地流傳下來。「笑」字訛為從「夭」，其實也是一種「聲化」現象。

總而言之，《說文解字》一書，原本應有「笑」字，只因其形體「從犬從艸」會意的特殊性，在漫長的隸變過程中，由於「犬」旁與「夭」旁混淆，而原來從「艸」的本形，卻被誤認為是形聲字的「艸名」，構形所從的「艸」旁，又被無端誤解而寫成了「竹」頭，本形既已隱晦，後人遂不知《說文》有「笑」字。如今，「笑」字的密碼解破，千古懸案真相大白，文字精靈有知，也當含「笑」稱慶！

 笑 (說文篆文) 1	 笑 (說文篆文) 2	 笑 郭店 老子乙種 9 3	 笑 郭店 老子乙種 10 4	 笑 郭店 性自命出 22 5	 笑 郭店 性自命出 24 6	 笑 十鐘山房 訂舉(周秦印) 7	 笑 續齊家書 二十七 8	 笑 考工記 十六經 9
 笑 馬王堆 老子乙種下 10	 笑 孫子兵法 一八六 11	 笑 敦煌漢簡 12	 笑 熹平石經 易·萃 13	 笑 王政碑 14	 笑 熹平石經 辟雍碑 15	 笑 西涼 十誦比丘戒 16	 笑 始平王元子 正墓誌 17	 笑 修孔廟碑 18
 笑 宋本 玉篇 19	 笑 智永真 草千字文 20	 笑 歐陽詢 文書帖 21	 笑 孔廟 堂碑 22	 笑 麻姑仙壇 記 大字本 23	 笑 麻姑仙壇 記 小字本 24	 笑 千祿字書 25	 笑 司馬光 類篇 26	

「笑」字歷代形體演化一覽